

王久福 著

杏花初放



· 北斗散文丛书 ·

大连出版社

· 北斗散文丛书 ·

杏花初放

王久福 著

大连出版社

(辽)新登字 15 号

北斗散文丛书
刘万石 汤士安 主编

杏花初放
王久福 著

大连出版社出版 辽宁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沈阳华美印刷制版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10 万 印张:15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责任编辑:李新民 责任校对:海枫 封面设计:路民

ISBN 7-80612-254-0 I·45

总定价:49.60 本册定价:6.20 元

杏花·春雨·北方

——序王久福散文、小说集《杏花初放》

刘万石

提笔给久福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记忆的矿层竟被笔尖捅开了一道缝隙，许多往事叮叮咚咚地流涌了出来……

20年前？或者21年前？反正是在夏天。当时我在市文联编一本刊物，要到清原县的一个小山村去采访青年作者许谦，与松涛、荣久一行先是到了清原县城约了久福，由他陪我们下乡。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厚道、坦诚、开朗，颇有一见如故之感。

坐了一段很长时间的汽车之后，他领我们走进茂密的树林。在我看来那很有些原始森林的气韵，古木参天，天被剪裁得成了斑斑点点的亮片儿。林中小路积满了落叶（那是好多年前的岁月之残篇吧？），我们沿着山势蜿蜒而行，真是步入了幽妙的奇境。

晚上，在那位青年作者的农家土炕上，卧听夜雨霖铃，谈天说地，话语悠悠，我们把头探在炕沿上，吸烟，几乎兴奋得一夜无寐。记得当时我酝酿了两句诗：“夜影在烟头上淡了，黎明在窗棂前放亮。”

归来的路上，他为我们讲了一串又一串故事。他谈锋甚健。机敏、幽默，煞是风趣。

那时我便感到他是个很会讲故事的小说家。

后来，他的许多作品，果然是以精巧的故事性而吸引了不少读者。

多年来，他弄曲艺、编导电视剧、写小说、散文，样样都很出色。

这本《杏花初放》，只是其作品的一部分，但从中也可窥其创作的足迹。

读久福的作品有一种明显的感觉，那就是厚重的生活实感、浓郁的时代气息。

尽管现在有些人竭力否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当然，现实主义似乎已有了不同的界定概念，它本不该是一成不变的，不该是缺乏个性色彩排斥主观情感渗透而只求生活表象的再现。）好像“文以载道”的古训早已是一具血肉风干了的僵尸，但我想不管是否“载”什么“道”，既为文，也还得“载”点儿什么，断不会只是飘忽来去的清风白云，什么也不“为”，空灵到极致。因为作家也还是食人间烟火的在现实中的人，哪怕宣称摒弃了客观物象的描述对象，只着意于主观情绪的深入探索，所谓在内宇宙的心灵世界里闭关自守，其现实生活是脱离不了的，就连捉摸不定的梦幻之境也奇巧地投映着现实的影子。因此，任何作品都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折射，任何作家的思维方式或思想脉络，都直接或间接地痕迹着特定时期的历史烙印。

久福所呈现给读者的作品，在时间跨度上比较大，从1972年到1991年，近二十载的岁月风云无法将那凝重的记忆和曾经年轻的歌声拂去。虽然在写作手法和艺术形式的追求上由于受所处年代的局限，有些参差不齐，但其创作道路显然是坚实的，和谐着人生的脚步，共同着人民的脉搏。他的作

品没有缥缈虚玄的迷离、没有玩世不恭的怪诞，没有宠柳娇花的俗媚、没有声嘶力竭的张扬。也许很不时髦，很不新潮，但读来给人以清新爽彻之感，亲切质朴之情。这得之于作者对社会人生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思想触角。他把个体的生命体验置于历史背景中加以提炼，向人生深处采掘，“浅深聚散，万取一收”。无论是叙事的抒情化，还是抒情的叙事化，皆力求在寓丰厚于简约中而挥洒自如。

他所描写的大多是我们可触可感的眼前的平常事、身边的熟悉人，其主人公是些农村与矿山的脚踏实地的普通劳动者。在所营造的真实而典型化的生活场景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中，表现他们诚朴而崇高的人格魅力和清醇善良的人情美，能够点醒读者深层次的感情共鸣。

作品的背景有时是北国风光的粗犷雄浑之美，而与之交映的则是篝火般跳荡的炽热之心，闪烁着那些人物之间的豪放、坦率、真挚的友情、亲情、爱情之美。是剥落夸饰与虚浮之光圈的内蕴深藏的心灵与地域的交流、契合。作者便这样在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中认识美、发现美、开掘美、表现美。从而将寻常生活艺术化、审美化，既注重客观存在在作品里的作用，也不忽视主观感受在文体中的意义。作者表现的审美选择，是其内心价值取向的倾斜。

那篇《迎春花开了》，真是生机盎然，春意葱茏！插在驾驶室内的迎春花，像色调淡雅之国画中鲜艳的一笔，如一个燃烧的诗眼，闪亮在山路、河湾，在姑娘与孩子们的笑声中。那一束含苞待放的春天，将整个大自然都情绪化了，充满激情的内在驱动力，似乎使血管中前呼后涌的浪涛都在气韵贯通的长句与急遽闪回的短句交错中滚滚奔腾了。

《七月七》让我为之感动，并引起我对儿时往事的深情眷恋与追怀。那农家小院的黄瓜架下倾听天上牛郎织女说悄悄话的一幕，很是童趣，很是乡情。“二丫”、“铁柱”、“我”在黄瓜架下对话的情景、神态、语调，活灵活现。而“天上那道缝又合上了。新月和星星又都藏了起来。村头那棵大柳树上传来喜鹊的叫声，天又下起了小雨。”孩子们说那雨是织女的眼泪。此处真是写得水灵，葱俊，妙极了，情调与所描述的内容融会合一，自然天成。

《新婚别》则情致宛转，催人泪下。那悲剧的苦难，是作品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而苦难的悲剧，又恰是清醒的意志和坚韧之信念的基石。悲而壮，其含蕴的力度给人以与命运抗争并保持完美之人格风范的觉悟和不屈的倔强，透露着阴柔与阳刚共振、感性与知性相生的深刻思索。

久福作品的语言、叙事的措辞与气势，是有其独到的个性特色的。他勿须在汉字的圆桌上技巧十足地去玩花样滑冰，着重的是到生活漩涡的深处去捕捞鲜活生动的词采，是对大众化语词的采撷和提纯，有的通俗质实，如朋友乡邻间促膝谈心，不紧不慢，娓娓道来，亲切平淡；有的则风趣、幽默，或辛辣、反讽，或漫画式的点染，那谈笑风生中的诙谐之机锋，忽而将几乎连空气都要冰冻了的尴尬氛围化解为轻松一笑。

久福将其多年来的作品拾掇了一部分编成这本集子。我逗趣道：“杏花初放晚更香哩。”

面对年已半百的事实，我感到他依然不减当年地充沛着英姿勃发的青春气息。

杏花是不老的，在时运欣然的春雨中，在北方。

目 录

杏花·春雨·北方····· 刘万石(1)

杏花初放····· (1)

迎春花开了····· (7)

弯龙岗的丰收····· (9)

新婚别 ····· (13)

月黑头 ····· (21)

渠水奔腾 ····· (31)

祝寿 ····· (36)

小店 ····· (40)

七月七 ····· (44)

苍石小记 ····· (48)

小院春秋 ····· (50)

每当唱起这首歌 ····· (53)

拴马树 ····· (56)

山中恋歌····· (126)

白唇驴····· (143)

后记····· (154)

杏花初放

春末的一个清晨，我从公社走山路来到湾水河大队创业新村。

新建的山村，在巍巍龙岗的环抱之中，三排整齐的青砖瓦房排在山根，一条水渠象银色的彩带，穿过幽静的山谷，驯服地向西流去。两岸筑起一道道丁字墙。石墙，好象分兵把守的哨兵。堤外翠柳青杨在春风中摆动着嫩枝。山坡上一簇簇杏花初放，随着春风吹来阵阵芳香。

十里长沟，再也不是水草丛生，草墩遍地了。整齐的一垄垄台田，从沟里伸到沟外，放眼望去，一片油黑。一年多没来，这里竟发生了这么大变化，在这荒山沟里建起了沸腾的山村。

走进院子，满院的鸡鸭看见来人展开翅膀向外飞跑。红冠子大公鸡跳上草垛提高嗓门啼叫。女拖拉机手坐在驾驶室里发动机器，车老板正在套车准备出发。

一位大娘从屋里出来，一边用围裙擦着手一边让我进屋，并告诉我：“这帮小年轻的早下地了，饭还留在锅里等他们回来吃呢。”听说他们下地了，我顺着大娘指的方向，向苗地里走去。

我望着一垅垅整齐的台田思潮起伏。湾水河沟里，过去是

一条荒沟，听说在旧社会跑山荒的人，曾在东山根压了两个马架子，开荒度日。但日本鬼子并大屯，把马架子给烧了，从此再没人来过。头几年，人们几次进沟开荒也没开成。这回，这些年轻人竟把荒沟翻个个。

来到苗地，人们正在放水。清清的渠水细细流入苗田。我刚想去参加劳动，忽然一头小牦牛连蹦带跳闯进苗地，人们越喊它越往里跑。这时从我身后过来一个人，下子抓住小牦牛的双角，硬把小牛拖出去了。哎呀，若不，这牛非踩坏苗床上的薄膜不可。

只见这人穿一件粉红格上衣，裤管捋得高高的，一双农田鞋已经经被水浸湿了，清秀的脸上滚着汗珠……

“杏红”。我大声喊。

“王叔叔，什么时候到的。”她跑到我面前。

“起个大早从公社来。”我回答。

“正好，你是农业局的技术员，快看我们的稻苗。”没等我喘口气，杏红便拉我蹲下，揭开薄膜让我看。

绿绒绒的禾苗，正吸足了阳光雨露茁壮成长。

“这是我们实验的适应山区无霜期短的新品种‘清河一号’。”杏红告诉我。

“今年，你们要在这湾水沟里栽稻子？”我兴奋地问。

“是啊，这一百多亩地。能打个万八千斤。”杏红说。

老支委赵洪山过来告诉我：“去年把这片荒草甸子翻过来，改成台田，种上了苞米、大豆，今年咱要栽稻子，保证一人一亩水浇田。”

大家放完子水要回去吃早饭了，老支委和杏红非拉我回去尝尝他们自己种的苞米磨的大糗子粥。

我一边走一边问起了这荒草甸子是怎样翻过来的。大家说：“要唠这个事，咱杏红可出了大力。”

前年秋天，大队党支部决定成立治山治水创业队，重新安排湾水河的山山水水。杏红第一个报了名。随后铁男、李芳、李强……上来一大帮。党支部把创业队的大旗交给了这帮青年人。杏红当了队长，铁男当了付队长。他们推老支委当个参谋，支委老伴赵大娘也自告奋勇当创业队的炊事员，这样两个老人带一帮小青年进了沟里，安下营扎了寨。

杏红提出第一仗要向河滩夺地，把这片荒草甸子改成良田，长出好庄稼。这意见一提出，村里就有人说：“一个老头带一帮黄毛孩子能治了那龙眼地？”可是大队党支部和群众却齐声说：“好，有创业的志气，坚决支持。”

就这样，十里长沟，红旗招展，锹镐齐鸣向荒草甸子开战了。

深秋，水里带着冰渣，三星没落，杏红就领着大家来到工地。

这荒草甸子遍地是锈水，一簇簇的塔头墩，镐头下去象牛皮筋似的刨不下来。歇头气的时候，铁男的双手就磨出了血泡。杏红打开药箱一边给铁男包扎，一边核计怎样能制服这塔头草墩。她提出用大绳子往外拽，铁男一听是出力气的活，拍手同意。歇完气，姑娘小伙们把绳子绑在塔头墩上，一边拽一边刨。

他们战寒冷，斗冰霜，一冬天工夫把荒草甸子翻了个个。

老支委讲到这，语调变得深沉了。第二年春天，冰雪融化，翻过来的地，还是被锈水泡着。黑水从地下往上冒，地种不上。杏红那几天觉睡不实，饭吃不下，撂下饭碗就往地里跑。有人

说这地是“龙眼”，吐出来的都是黑水，根本种不了庄稼，有点灰心了。杏红没听这个，非要这地打出粮食不可。

一个暖风怡人的春夜，杏红又跑到地里琢磨起来了。老支委轻轻地跟在后面，看见杏红对这块地都入了迷，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杏红是县委王书记的女儿。土改那阵子王书记从部队来湾水河当区长，就把刚会说话的小杏红放到老支委家。老支委夫妇风里来雨里去象照顾自己的孩子似的照顾杏红，盼她长大成人。杏红的妈妈是在解放湾水沟时牺牲的。王书记随大部队转战南北，小杏红一直在老支委家，直到王书记从部队转业回到县上，杏红才回城念书。前年杏红背着行李卷又回到这湾水河。

老一辈用鲜血换来的这块土地，咱新的一代应当用血汗建设好这块土地。

老支书怕杏红累坏了身子，劝她回去休息。一老一少在月光下边走边唠。他们信步来到一座小土桥上，老支委给杏红讲解放湾水河的战斗故事，杏红睁大了眼睛细心地听着。讲完了，老支委劝杏红回去，可杏红却站在桥头出神，不一会儿，她飞也似的跑回去了。老支委弄的摸不着头脑。老支委回到屋里，见大家把杏红围的水泄不通，杏红手拿三块砖头，搭成涵洞，上边洒了一层土，把苞米籽扔在土上，兴致勃勃地讲着：

“咱开山放炮，打些石头，把咱翻过来的地，修成一条条石涵洞，上面辅上土，下边流水，在上边种庄稼。锈水冒出来，从洞底下就流走了，你们看怎么样？”

杏红的战友们有的看出了门道拍手叫好，有的拿砖头在细心的琢磨，有的互相争辩。老支委看着看着，脱口也插了一

句：

“哎呀，这丫头真有股劲头呢，行，行！”

“老支委，你快再给出主意吧。”杏红见老支委表了态，心里好象有了底。

方才杏红站在桥头，看见土桥上面，几棵小草长的葱绿茁壮，心里突然敞开了两扇门……哎，如果把翻过来的荒草甸子，修成一洞洞“小桥”，不就能长出好庄稼吗？

党支部批准了创业队提出的方案。杏红和铁男他们，腰间绑着根大绳，去南山打眼放炮，开山劈石；老支委领着几个人，在山下，手握榔头、凿子，把杏红他们打下来的石头凿成石板。经过一个月的苦战，这一百几十亩地变成了一大垅一大垅的台田，锈水从洞里流走了，上面辅上了土，犁成了垅。

沉睡了千年的荒草甸子，今天变成了良田，这帮青年人用火红的青春，谱写了改天换地的战歌。

春播就要开始了。

老支委和创业队员坐在灯下，讨论撒什么种。有的说，把苞米种撒上，有的说种大豆，有的要种南繁高粱。数铁男嗓门高，说什么也要栽稻子，来个第一年就大丰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争的热火朝天。杏红和老支委坐在那里细心听着战友们的发言。大家把目光射向杏红和老支委等待他们拿主意，铁男想杏红一定会支持他栽稻子的意见，稻子高产量哪。杏红扬起脸，把小辫往后一甩坚定地说：

“我们湾水沟里，日照时间短，无霜期也短，这沟里又是洼地，水凉，气温低，第一年还不知道土头怎么样，我同意栽稻子。咱要大豆、玉米套种，打大垅，防旱又防涝，确保丰收”。

杏红的科学分析，队员们都点头同意了。铁男一时还转不

过弯，杏红又仔细向他解释。

老支委听了杏红的发言，点了点头。队员们把苞米种播上了，把金黄黄的大豆种播上了，他们播下深厚感情，播下了他们改天换地的决心，播下了他们热恋山乡的决心。

老支委讲到这，乐的前仰后合。

“去年收成怎么样？”我着急地问。

“一百四十几亩地，打了九千多斤。亩产跨了‘黄河’”。老支委告诉我。

“第一年就跨了‘黄河’？”我惊奇地问。

“今年，杏红又在实验稻子新品种‘清河一号’，准备把这一百多亩地栽上稻子。争取跨‘长江’。”

我深深地被青年在锦绣山乡战天斗地的生动事迹感动了！

.....

多么崇高的理想，坚定的决心！

霞光穿过老林射到地上，杏红他们迎着朝阳向苗田走去了。看到他们远去的身影，仿佛看到千万个青年，茁壮成长。山坡上一簇簇红色的杏花开得正红。

1972. 10

迎春花开了

迎春花，虽然没有牡丹那样艳丽多姿，没有茉莉那样浓郁芳香，可她却倍受人们的喜爱。因为她在冰雪消溶的时候就初绽蓓蕾，唤着春天来了。

今年的迎春花，迎着春寒，枝头抹上新绿。在起伏的山岗，在崖边、路旁，在那冰雪覆盖的背山坡，她顶破伏雪，含苞待放了。你看，那蜿蜒的山区公路上，一辆辆支农车，年轻的司机停下车，采下一束迎春花，笑呵呵地插在驾驶室内。你看，那驾驶“铁牛”送粪的姑娘，采下一把迎春花，放在坐位旁，回去后好分给伙伴们。她还折下一朵，插在头上，开起拖拉机，跑了。你看，一群胸前飘动红领巾的孩子，满山遍野地寻采迎春花，他们一边嬉耍，一边快活地呼喊“迎春花开了！”“春天来了！”

粉碎“四人帮”，给中国大地撒满了春光，中国人民心中的迎春花早开了。还是在白雪皑皑、冰土地冻的日子里，我曾到过人民公社的党委会、公社农机厂、化肥厂，到过热气腾腾的农田基本建设工地……所到之处，春意盎然。公社党委书记兴奋地对我说：“迎春花开分外香。”农机厂的工人对我说：“研制新式农机具，我们几天几宿没合眼了。你知道，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只有三个春秋了，不拚命不行啊！”小化肥厂的工人

说：“开春就用化肥了。”在热火朝天的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老支书挥臂抡飞锤，老农使出全身劲儿刨大块儿，鬓发结满银花的姑娘推车如飞，刚出徒的小车老板手中的长鞭甩得震山价响……好一幅跃进图！头戴皮帽子的老队长把手一挥，豪迈地对我说：“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咱要削掉门前这坐‘阎王鼻子’山，把东河水引过来，实现一人一亩水浇田……”我不由得四下环顾，嘿，东边是水库映蓝天，西边是梯田绕山转，机声隆隆，马叫人欢……是英雄的人民群众把山河巧打扮！在农村商店里，我见到一位五十开外的大娘递给服务员一迭崭新的人民币，接过一台蜜蜂牌缝纫机。她爽朗地说：“落实了党的经济政策，今年俺队粮食亩产一千八百斤，养猪投肥得奖励，钱花不了，还得送储蓄所！哎，咱梦里也甜哪！”

春天来了，漫山遍野的迎春花开了，李花开了，杏花、桃花开了，五颜六色的百花争芳斗妍了！让我们迎着和煦春风，加大油门，开足马力，甩开膀子大干，向光辉的 2000 年挺进！

1978. 4. 10

弯龙岗的丰收

深秋，庄稼已经上场。

吃过午饭，我和师傅们就动身到偏远的弯龙岗大队去检修农机具。一听到“弯龙岗”这熟悉的名字，心里顿时感到格外亲切。在那里，我插队生活了三年，我对弯龙岗的一草一木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转过砬子山，就看到了我熟悉的山山水水。

深秋的弯龙岗，山头披上了美丽的彩装。霜叶红似火，苍松青又青。那绕山蜿蜒的水渠，在阳光照射下，闪出熠熠银光，象一条美丽的彩带，飘在山腰。我走时是大地铺金，现在已经是脱谷打场的季节了。

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更熟悉这里的贫下中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好老师——大队党支部书记钟喜山。耳边仿佛又响起了他那宏钟般的声音：“弯龙岗一定能变成米粮川！”离开两个月了，心里装了多少话要和他讲呀！我不知不觉加快了脚步，不一会就拉下了师傅们一大截。

“小王，干啥这么急？”师傅们喊我。

“我走的不快呀！”

“再快就赶上飞机了，回‘娘家’的心情可真切呀！”师傅们